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十

墓誌銘

處士顧公暨配孺人合葬墓誌銘

亾弟季文壙誌銘

亾妾呂氏墓誌銘

傳

周室徐安人傳

蔡外大母傳

錢封公柱峰李宜人合傳

序

賀何老師奏績敘

賀袁太府攷績敘

賀袁九際榮遷敘

贈郡丞王葆真致政敘

壽丘龍翁年伯敘

壽斗垣錢翁暨楊孺人六十雙壽敘

壽表姊朱室錢孺人五十敘

重修白鹿洞書院誌敘

涂大司馬集敘

學政合篇敘

禮記集解後敘

忠義經敘

蓮社高賢傳小引

郭學博孝友賢聲敘

甘棠集小引

顧文叔詠物詩叙

爾承兄落花詩引

家譜跋

恭跋先大母行略

寶持閣問業叙

程墨觀叙

知爾篇叙

白鹿校藝叙

白鹿文葺叙

廣東禮記房同門墨卷叙

余未之稿叙

滕瞿元亮稿叙

梁兆瑚稿叙

靜遠山房稿叙

萬貯山房近菴叙

金任夫飛艸敘

伯兄近稿序

竹居記言自序

雜文

記夢

奏考辭賀文

護生園疏

楊舍東城茶亭後閣記

乞言小引

天啓四年水災請改折揭

又代在籍鄉紳公揭

白鹿書院會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十終

落落齋遺集

卷十目錄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十

落落齋遺集目錄

落落齋遺集目錄

落落齋遺集卷十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墓誌銘

處士顧公暨配卞孺人合葬墓誌銘

吾師乘虬顧先生潛心二戴哀別註疏刻集解

成一家言家大人以先世緒業命余執經門下

先生之教脫凡近而遊高明情恕理遣平等一

切恩怨所自位置甚高狀數奇老于諸生里中
兒更齟齬之頃余繳幸還山將乞微言曠觀升
沈生死之外先生一日語余曰人不可知天可
知即天不可知吾心之天可知往者吾父終身
坎壈今吾母驚此剝膚至不瞑目吾且奈何哉
傳其可知者於無窮則有墓中之石在敢辱吾
子余謝不敏已讀狀公夫婦俱有大過人者矧
以先生之命乃太息而書之公諱桂字明卿別

號省吾其先自崑山來有諱信者起家爲義任
俠有聲居邑之清化鄉所謂清化顧者也信生
瓊瓊生永和永和生耕雲耕雲生濟濟生續周
急報怨世有烈丈夫風而續竟以是坐殺人辟
縲繼者二十年維時公以十三歲童子徒跣赴
愬誓雪父冤其待訊于蘇體弱不支趺坐盤石
上石階門卒忽邏寘市舍舍中積豕成山倒爲
所壓絕粒者兩日夜再愬于吳江晨起大蛇蟠

枕上輒心動以爲不祥午後舟過太湖中流舵
壞惡風蕩之如旋車舟人大號公仰而祝曰天
乎吾悔不信枕蛇之報吾卽死如父寃何俄頃
風止舟乃安他日携一僕姑蘇歸夜行水涯忽
出鬼物如小兒狀上下水樹間水飛滲濕兩人
衣旣已無可奈何乃亦告以爲父愬寃之故鬼
水爲之不飛公竟白父寃方弱冠好爲俠益甚
引義慷慨不畏疆禦雀角鼠牙之爭歷數年後

已孔子曰里仁爲美公旣生其地遭是時又天
與之伉直之性不能依人俛仰而里中人教衰
俗薄鵲鴝在原之義蕩焉無聞或反擠而下之
石始喟狀歎曰人縱不能法大舜獨不能學牛
弘乎乃大書忍字及度量要學牛弘于僻嗚呼
公之孝足以反風格蛇感動神鬼方古孝子豈
在吉玃下而與世齟齬志氣交鬱竟不及申壽
以死豈非命哉下孺人處士陶涯公女拮据佐

家政事孀姑趙二十六年無忤色卹外家生養
死葬撫庶女如已子教子如父先生旣冠以博
奕戲呼而杖之生平無疾言遽色視牛弘婦刺
刺射牛抑又遠矣公生嘉靖壬子某月某日卒
萬曆庚戌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九孺人生嘉
靖辛亥某月某日卒天啓壬戌某月某日享年
七十有二公先葬于祖塋之昭穴今啓而合窆
焉子三先生居長名文熊娶張氏次文熙娶朱

氏次文光娶吳氏女三嫡適徐弘材庶適貢士
徐某孫男八肇垣娶陶氏余從表妹也肇圻娶
袁氏肇城聘陸氏文熊出肇培肇墉肇載肇埏
文熙出土進文光出李子曰里巷中雞豚粟麥
腐朽其骨者何可勝數夫惟血性男子寧玉母
瓦其顛擠百折脫父于死至今凜有生氣而人
子所以不死其親者自有千秋之業在亦非區
區富貴雄艷一時已也經學榛蕪統孤言畔後

之言禮者酌水窮源問誰式穀則先生之所謂
可知者意在斯乎爰繫以銘銘曰幼也錚錚父
冤則鳴壯也烈烈直道而行孝友之志節俠之
聲晚而善息以忍爲經馭氣如馬返於無爭維
彼德曜黽勉相成佩之以韋佐其織耕式穀有
子儒澤乃宏道之窮矣禮則已明以教薄俗視
此令名

亡弟季文壙誌銘

弟名應星字季文吾父之第三子也吾李自琴
川遷赤岸始祖怡靜府君珙傳思誠公模耕隱
公章守安公義戒菴公詡復菴公果至吾父封
侍御凡七世娶吾母孫封孺人生長兄應炅次
余次貢氏妹次則弟又次則庶弟應會也弟生
而穎秀善解人意吾父母絕憐愛之六歲就傳
過目成誦父喜曰吾夢文星生今果朕十三歲
余舉于鄉十四歲余成進士是秋乞假歸弟迎

于郡出所爲文余讀之擊節酌三大觥作詩紀之是冬妹歸于貢十五歲余選南康司理奉母以行弟甫離膝下切切有饑寒憂余曰否有兒姊在况姊愛弟更篤貢郎悅茲又與弟親愛也十六歲之秋從父兄來官舍遊白鹿洞旋歸歸而外引旁馳精日以耗病始在膏肓間十八歲至南康留半歲余以師道督之且病病已從母歸弟時千言萬語謂官舍清寒歸則梁肉錦

繡也狀母性靜淡父硜硜教余以廉余奉教惟謹光景殊岑寂余勉弟以膝下歡不可不亟圖也十九歲之春余以考績蒙恩封父母如制是冬余自粵闌間道歸省弟初病瘳送余再入南康別于杭城冬暮娶婦郁氏即諸生北斗之女也二十歲五月補博士弟子員余行取歸至杭城聞報有一字泥金一盃酒卯君昨日采芹歸之句十一月余考選西臺歸二十一歲讀書

東園余以八月北上弟送至儀真是秋
得改父母今封二十二歲讀書虞山二十三歲
余以黨籍罷歸弟迎于錫山歡飲達曙蓋乙丑
四月晦日也是歲弟仍從元修徐君遊于虞間
一歸則文章德業相勸勉八月病疽爲庸醫誤
投七遂成漏九月初同至貢妹處以病留十月
朔歸歸而病劇十二月之九日竟歿嗟乎弟視
余如父雖狎不敢褻余亦以子畜之每相告戒

弗私絲粟以爲欺獨酒政觥籌互相賓主伯兄
頽狀余兩人必殿弟有酒過余時糾之余昏睡
夜分弟侍立不忒也弟文筆甚雋意以外奪余
極口繩督弟不爲忤余官司理時弟移書曰途
中耳熱清慎兩語若勤嚴二字尚在有無之間
余以韋絃佩之也父望弟奢訓誨備至母或因
見誚讓余與貢氏妹曲爲解釋弟必懺悔于吾
兩人前邇歲喜治生將出心力所營爲承顏順

志之地規模極小瑱貸甚慳余切切規助竟不
及數十畝父方治曹庄爲基弟心喜不及待也
嗟乎弟于朋友親戚以歡熱爲主委曲周旋槩
得父風氣志落落中無芥蒂治家井井履屐各
得其任所莫逆友曰繆采瓠生于萬曆癸卯歿
于天啓乙丑年止二十有三生女三存其一纏
三歲嗟乎余及見弟之病謂弟病必不死弟竟
歿矣弟今春降乩言一家大禍弟固知余死期

乎弟業淺神清死後了了余旦暮死豈出弟下
老子曰人之大患爲吾有身吾若無身吾有何
患弟已超朕遊虛無之界一切塵腐糠粃余猶
纏綿於生死之途苦惱楚毒解脫無路則往世
業緣余視弟倍之矣嗟乎余兄弟幾人而陰陽
人道之患相迫未已獨如父母何哉執筆淚淫
久稽父命待罪錦衣署中燃燭以書嗟乎余且
朽矣而何足以不朽吾弟乎銘曰父母愛之以

爲子兄弟愛之以爲弟死而有知兮待我於蒿
里
亡妾呂氏墓誌銘
呂氏蘇州之長洲人龍姐其乳名也生于萬曆
甲辰七月二十三日某時以丁巳之二月來歸
以是年之十一月從至南康理署以泰昌庚申
之十一月十三日未時疾終于其寢以天啓辛
酉之三月遣柩還葬于赤岸祖墓之西淑慎無

年良用悲嘆乃太息而銘之曰嗚呼汝之簡淡
亦云縞綦汝之靜柔弗聞怒嬉汝之志潔而性
栗庶几松栢以爲姿嗚呼薄命兮汝無怨地下
之孤居

傳

周室徐安人傳

徐安人者封宮允警餘周太公之配而吾師挹
齋先生延儒之母也先生居母喪之明年應昇

過陽羨弔先生於廬悲傷慘悴若非猶夫人子
之痛者先生之言曰吾母劬勞聖善未食其報
進一旨多則弗嘗進一衣綺則弗御也憶萬曆
戊巳吾父之楚游歲饑數口嗷嗷母從釜糜中
瀝米一甌以哺吾兄弟自斷野菜數十莖雜米
屑糝糊咽之不敢告堂上二老人也吾兄弟既
授書母督老平頭治畦蒔蔬市少肉以供外傳
口未嘗一嚮也以有今日而今日所爲祿養者

僅若此悲夫余曰先生之母賢母也不以祿養
而以善養何庸悲已退而論諸戚黨之間皆曰
信哉賢母是固好緩急一言解紛幾于女中彥
方者也已又言其遺事二曰安人數歲時爲大
母李所鍾愛一日屏左右手携一奩并鎖鑰授
之數年李歿安人亟出以告金珠翡翠封識宛
狀旣嫁室燼于火僦外家居焉同舍者胙其篋
家人欲發之安人惻狀曰是夫也貧奈何忍被

以盜名蓋安人可爲有隱德者已或曰固也非
其大者封公之父曰友樵公故爲太康令以潔
廉伉直忤上官意不數月解組歸無良田美宅
以封殖子孫蕭狀有貧寒之色顧好客日益甚
履嘗滿戶外安人謂封公曰翁真廉吏爲人子
不能養而以食指累乎封公豪邁有大志落落
治書餽粥衣履不知間所自出仰事俯育一倚
辨安人安人篝燈熒熒手自緝績貿得數金以

衣被舉家滌灑堂上及封公致束脯數十挺安
人曰此翁之教也亟以獻母有所私嗚呼廉之
不可爲久矣出則柳榆入則交謫世衰俗薄子
婦或環而睨之若執券責負狀而安人獨知翁
爲廉吏徙宜徙錫左右無方茹荼而不怨磽田
敗瓦拮据支吾遺笥剩器無所析絕口不一置
問安人之爲婦何如也先生旣弱冠取高第
天子賜乘傳歸娶聲施赫狀光炤里閭親黨過

從相慰勞嘖嘖嘆安人有子安人退狀深念言
往事淚數行下戒家人曰慎之哉母鋤善根蓋
終安人之世澣衣蔬食苧帷蕭狀一室僅蔽風
雨機杼率有嘗課且曰吾惡夫世俗之飾富貴
容而忘貧賤者夫安人非能讀書知道理學浮
屠因果教乃其所行事約取厚施留不盡之意
于后見大而取遠此余所謂先生可以無悲者
也狀謂安人生平休咎形諸夢寐或無心語輒

有驗自其幼時大父小泐公善相人言此女泐
當貴而太康公亦曰冢婦遠大器其后必貴已
而果狀其故多不可曉卒之日琅琅敘述有兩
青衣童子一綦冠丈夫導吾往問輿從何在神
者謂吾有德當生某州作貴男子噫以安人之
賢區區貴男子何足道哉而其事絕異亦不可
以不志安人享年六十父曰祁門訓導啓鏗子
六人稱安人者從先生封而不稱母者從封公

禮也外史氏曰貧富之交貴賤之際死生之變三者人之所難言也安人易筭之言曰人看生死極大直夢覺關耳安人豈所謂有道者哉甘苦一生信心不愧有能師其意通死生貴賤貧富而一之者可以任天下矣是在先生哉

蔡外大母傳

某兄弟益有兩外家云則吾母封孺人生於孫而育於蔡蔡母則先外大父紹湖公從姊也蔡

公梅泉早世實抱余母爲女恩勤可念即余母亦知母蔡與孫等也母蓋二十有五而稱未成人未五十而歿茹荼飲檠二十餘年稍見孤舅氏之成立而遽棄也嗟乎天之薄母甚哉宜乎余父母與舅氏每述往事泪簌簌下不已而家大人命某爲之傳也傳者傳也母節可傳而以年不及旌母孝可傳而非宗黨姻戚間又不能傳也嗟乎是在某哉當梅泉公屢試屢蹶下帷

發憤母精心婉色代公曲事舅姑舅姑素嗃嗃不自知其顏之霽矣而一以其所爲婦者事嫡母周問遺趾相錯疾亟籲天請代見者泣下也初母父龍峰公及嫡母周憐愛母特甚授館資膏火費稍豐梅泉公故好行其德母佐之推貸閭里貧乏者居久之公病以死母提乳孤數慟以絕也孫有點奴睥睨其業陰以役傾之吏呼於門盜瞰其室四顧煢煢無告諸所珍遺不知入誰氏手空券纍狀在無償者或語母按券責之母曰是夫子所以周急濟虛者也死者義而生者利乎悉焚之好爲德如故有鄰婦不能舉火填衣周之居平服粗茹淡手緝織其急人之急類如此梅泉公有弟遭外家齟齬母以舅姑故嫁時裝囊多爲所侵而母自此貧矣蓋母幼知書曉解節孝大義尤喜禪誦于清淨慈悲之旨雅有得云梅泉公與故都諫吳公爲弱冠交

約爲婚吳公故貧梅泉公歿時家尚殷里中屢
欲婚舅氏者母執曰豈寒死者盟卒委禽于吳
後都諫顯人服母遠識母曰吾豈以爲貴故哉
乙丙間舅氏有室矣吾父亦補諸生瘁色稍開
而病奪之年僅四十有六而卒語舅氏汝父歿
人孤雛視汝汝幸有今日勉之哉吾行報汝父
于地下嗟嗟母之生悲于死立孤而後可以死
即梅泉公之死安矣舅氏名士順吳郡庠生以
今丁巳舉一子曰錫遠吾母撫而字之示不敢
忘母恩也外史氏曰觀古今所推重則節孝兩
者狀或享其泰或遇其屯夢夢何可問也母以
二十年傷心飲血之痛謝死者地下即長年履
慶其貞心亦何艷焉惟是貞心所遺猶令人甘
集蓼之苦隕泛栢之涕聲施遠矣夫計積食報
是在來者

錢封公柱峰李宜人合傳

按公名受徵字文甫柱峯其號錢自武肅王後
代顯于虞十一傳爲垣坡公旬娶于王是生公
宜人爲予從祖姑予李氏亦虞人國初徙居
江陰之赤岸宜人父曰赤涯公詢母王氏而公
與宜人並貴則以長子達道治曹治霸兩奏最
至今封稱奉直大夫宜人云公聰神湛發篤嗜
書弱冠以麟經遊北虞邵先生之門精研幽討
補博士弟子有聲窮經三十年長公魁于鄉始

謝公博士業沉酣稗史百家手自刪述矻矻自
娛家少長共嗜之老博士埋首蠹魚耶宜人
嗜書乃大類公幼奉姆教通女訓而婦而母所
歷貧貴忙閒之境率手一編竟日童僕嘈雜米
鹽耗公或弗聞蓋其天性狀也垣坡席素封故
豪恣飲施屨嘗滿戶外一燬于倭再困于役家
中廢公曰即貧也柰何減大人歡割產供修瀧
費宜人簪珥佐之事嚴母王孺人意迎色授曲

得其心二老人亦咨咨子婦孝我倭之誣也公
適侍垣坡公所王孺人及宜人先期徙去降
火翔村郭間垣坡倉皇委頓公負之披霜露行
數十里始免弟梨山爲垣坡公愛子析箸有所
肥瘠公與宜人無間言其孝友相成率此類也
長公治曹聲籍甚公切切貽書戒之曰治國者
先齊其家毋他溺爲亂始旨哉言乎旣兩拜命
稱貴人章服在笥不數與公府造請已爲月旦

所推蒞大賓席者三竟無議其后者虞之俗災
競無雙青衣羣走田廬子女因緣門下者若若
公數謝却之曰吾有故吾在長公再起再蹶情
變勢移事多出意外人爲恫慄不平已需補都
下以喪歸公一慟輒自解曰吾猶故吾在大抵
公爲人油油自適無聲色狗馬好任運履素欣
戚之遭晏如也與人交坦蕩無城府坐無雅俗
貴賤必投轄沈醉以行甚者佐其緩急無德色

宜入于福田利益之說絕弗道而慈愍具足以
意布施尤篤于外家從祖沂川公困于役往依
宜人終其身室廬之衣食之親戚昆弟貧者叩
之立應其相與以德施無異意又如此宜人少
公二歲卒年八十有三又八年而公卒整衣沐
浴無所疾苦若有前知云子四人仲曰通道亦
先卒戡公手足者叔季二子遵道造道皆邑諸
生而叔卽余婦翁素心質行如公與宜人者也
生卒年月及諸嫁娶具太史誌中弗書李某曰
聞之家大人云公與宜人雍雍穆穆相敬如賓
迄于白首盛德之風晚季所罕見予弗逮事宜
人顧見公九十時神明映徹對客不倦鬪子射
覆屈其坐坐無少長皆親之夫貧不濫貴不淫
老死不亂庶幾有道者嗚呼予至今日而益思
公與宜人也

序

賀何老師奏績敘

郢中何先生人倫妙天下乙卯之役不肖猥荷先生國士知奏牘主者幾令不肖冠軍也不肖心手冷寂先生賞之聲華之外而臭味期許又似收之堂室之間此直文章之知己乎今先生以郡李奏三載績膺寵命甚赫不肖叩心索響何能已于言雖狀華言之以爲阿衷言之以爲暱請得在民言民且無第言民而在理言理

吾郡故東南重地郡李爲激揚風勵之司臺使之倚耳目者七屬吏之仰綱維者五外令之膺成平衡者十有三郡父老子弟作苦咏哦少他郡之囂華而鄙僿殊甚其雪沉寃削奸宄定疑案上上下下議出議入者亦惟司李寬撫之耶積而狎其柔急操之耶競而疾其猛詩有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噬嗑之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先生下車徐酌其窾會而持之以平寬則陳君

之執筆斷則杜紘之斬姦愚吐赤強獻膽黠吏
洗手以歸士大夫懷贖以公一攝守再攝令即
金矢釜鍾之羨出佐公費纖無所私蓋嘗士民
頌先生廉生明明生威是以法行而民德固也
夫不肖則既居是官矣往者受教于先生介節
易執法難執法易獲上難獲上易信下難吾誠
守之而澹御之恕行之毋以疑爲嘗毋以恩爲
市毋以怨爲端至矣哉以所見先生酌白水自
矢錮人盛世仁者不爲吏爭自洗濯至恐一日
不能三易腸而七臺使心折先生輒專簡白之
啟事者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且夫參衆
議之衡綜互持之局百案歸平郡品分炤上官
之歡心與下察合長吏之歡心與百姓合百姓
之歡心與士大夫合獨才識具哉其淵狀穆狀
不吐不茹之妙不肖何足以知之知先生者郡
侯劉公如蘭之臭寅恭之誼斯又當于古人中

求之矣即日者飛霜左掖知善卷五部間不能
久稽先生而昌言廻馬五日栖身則先生握斗
之年殆下走請成之日也先生尚終惠教俾得
步趨焉以毋負國士知惓惓之私不自知其唐
突絳帳也

賀袁太府攷績敘

廣陵袁公來守南康三及秋而報政遵令甲也
先是公以覲行臺使者交章列公治行異等

天子嘉惠匡南敕公益懋乃績三載予將顯
陟女茲維奏最之期疆圉孔棘當事者側席思
借公前箸二三僚佐沐浴公澤有年竊慮執鞭
弭口短庶幾附左右史之義申一言攷信來茲
於是郡丞王公別駕于公交以屬李子李子忘
其固陋遂執簡以從蓋今之言吏治者率拘煩
簡之格斯郡也有簡名山根湖腹之餘嚙菜披
葛之俗耳食者謂太守坐嘯畫諾積資以公此

夫身不吏斯土目不習公之蒞治者也書曰若
彝撫事惟明作有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又
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夫富者之治室也米
鹽瑣屑耕奴織婢各有主者出其桑麻之利可
以了公家之役主人翁提大綱受成而已小家
則不狀手卒瘁面黎黑戴星而櫛曝日以行甑
未脫于塵而床頭之甕欲罄故其主特瘁而其
家乃隆隆有起色郡當頽弛顛逸之久痿痺而
不靈闇胷而不耀兵如塗羹也偷于巡糧如蟻
穴也胥爲政訟如鳴狐也譁而陰公殫心剖血
以爲之綜核名實鈎剔隱蠹法行使民威教行
使民信唇焦舌敝諄諄乎嚴父之訓子而後乃
逍遙河上者罪堯侵影沒者罪豪猾罔上者罪
攘搏湖濱者罪郡是以有清霜而未也士土語
觸文狐臆逞陋先賢遺澤榛莽塞塗公執鐸以
宣之延師以董之廟貌之弗虔則新其宮祀典

之弗修則昭其義使濂溪紫陽人人襟帶間郡
是以有星漢而未也羅織之獄讞者首鼠孤寡
之痛强者焰摧公乘三尺絕不以豪有力抑單
獨而數十年覆盆沉案一筆立剖郡是以有白
日而未也荒城僊子冰面風餐蠡水利源城門
湮塞不復通呼吸于四方公開道以迎水脉條
畫當道洗湖關怨笄以移稅于郡門豁胷膈之
鬱軫而肉塞城之枯瘠商歌遠民呼市郡是以

有雨露而未也二千石廉察屬吏嚴于吏斯以
靖于民一二巡尉豹虎食民長吏恣之奧竈主
之公髮指面赤除其殘褫其墨不以一路之哭
博長厚之名郡是以知天地之寬而寧室家之
宇凡此者龐雜置之可以煩謝苟且因之可以
簡謝公獨好勞乎公于郡泊如寄客于一身之
得失公來輕如秋雲邇者清風兩袖之歌朗映
空湖之月蓋胸中織無所掛而直行其不折不扣

田之氣以妙運其經緯釐剔之才遂令頽弛顛
逸之民終日鼓舞而不倦公真可謂通變宜民
匪區區明作之效已也以所聞公佐開封時值
溫汜之爭陂藩田之沸手劃其疆平墳成于虞
芮身履其尾狎橫璫似嬰兒汴流不驚功百年
不泯昔以簡御煩而今以煩治簡公何有彈丸
郡郡得公寧出雄都巨鎮下哉公既書績奏
天子旦暮一璽書慰勞陟公長城之寄茲二三
僚佐幸猶得庇公宇下不惟賀公亦胥自慶也
敬書之爲執爵先

賀袁九際榮遷敘

寅長袁公以治行異等擢憲副滇南駐節洱海
公既受命且行二三僚佐謀祖道之辭則相與
徵輿言采士議僉曰公再造我康是宜秉憲內
地不能無嗷嗷于萬里之遙也某曰否夫以萬
里爲恨者豈非爲公計便安携妻子捆載行李

期朝發夕至哉不見公之來康乎單車蕭然妻
子不之官竹籠携書數卷直有琴鶴相隨之趣
今奉 天子命察吏邊徼將爲王尊之叱馭何
慮萬里哉郡丞馬君固滇產也述其土地風物
之美陰陽燥濕之和金錫寶貨之繁以珍時和
民醇過于中原則或者謂當事之善爲公地也
向固勞之今乃逸之向固嗇之今乃豐之而余
曰否夫厝火于積薪之上怡怡狀自以爲安者

所在皆是也往者人皆持無事之議矣內自腹
裏外自九邊一切舉柔猾飾名之輩陰行以暮
夜之金與援之力營營沓沓于其間民之疾苦
弗問而墨吏高飛兵之虛實弗問而債帥宿飽
一二剛敏任事拮据自效或已眈眈擬其後內
患倖未潰之癰遠左已爲燎原之火矣且夫不
履其危者不圖其安不窮其窟者不知其弊康
非世所名僻簡者乎自公之下車也問士之秀

者琢之問吏之殘者禘之問糈之蠹者清之問
祀之禋者新之問豪猾侮法者剽攘湖濱者鋤
之問兵之頽逸者易其壁壘而更張之問民之
疴瘠者蠲其加賦而代輸之問商民之所困阨
者徙其怨窵而築堤以捍衛之狀後知康固西
江之戶而積蠹之藪也蓋天下事壞于蠱事之
蠱也釀于巽公克其巽志幹其蠱壞先庚後甲
以致其丁寧先甲後庚以精其揆度而振其維

新革之時義大矣哉公可謂善用革矣滇之中
他弗具論即美棟羅婺之間滄泉金沙箭竹翡
翠利可以佐國計而不肖者居爲金穴其地民
夷雜處沘網疎大又率借爲藏拙之鄉夷弱則
憑凌之易地饒則貪墨之多積久不釐一旦蠢
動未易靜也公往矣興教化課農桑戢奸慝皆
得以便宜督率二千石以下而其大者在驅墨
吏毋使若輩艷其地爲金穴與藏拙之鄉則治

滇猶治康而他日晉陟大籓單車以旋亦猶今日之太康也天子其倚公爲長城矣何問萬里哉張狀明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班仲升曰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此二言者皆公所饒爲某又何贅焉某終始四年受公陶鑄視馬君子君佩德特厚故刺刺不休而深致望公之意于簡并以觴公云

甘棠贈郡丞王祿真致政序

郡丞括蒼王公敷歷二十五襍所至灼灼有聲稱顧不能委蛇時貴僅拘嘗格至今官未及暮而動尊鱸之想上臺挽留甚力三載中乞休者數矣公何急流勇退哉星渚爲彭澤故居高風拂几案吏斯土者輒有隱心狀歸田園居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其三十年委蛇觀運具有苦心則羞爲五斗折腰直是英雄痛語謂

其意不在用世者猶非定論也今公他緯績置
勿復道所最著者司李楚辰監戎出入矢石間
卒蕩播孽自茲風雪呼吸吉凶之變妙有竒鑒
見挽弓躍馬勃勃有生氣兩年來匡阜屹如蠡
波晝偃無所試其竒則受命權關關載寬大聲
再理繒帛之供籍報餘貲無所私再視篆鄖陽
手如水政如春頽民革心革面設像祠之比于
甘棠公三載政績大都治外而于軍旅之計什

不得一夫前三者人以此頌公公左宜右有出
所緒餘譬之傳神者部位雖具其神不存焉神
之所鍾宜莫若治軍旅當此羽書急告英雄奮
袂之秋即斗大匡南主者振厲率先壁壘旌旗
煥狀改色小者需公贊襄大者需公提抱鼓邊
徽之外而公何忍言去即主者旋轉之略或無
須將伯之助而同堂蘭畹臭味千秋望五老以
連雲酌蠡波而交漱公又何忍言去且半世崎

峴亭途方啓一生骯髒偉志未舒孰負奇而不庸疇鬱抱以自老公于計亦未宜公也公以一公調伏其雄心請甚銳色甚決如魚之避餌而鳥之脫樊奮不可止或者見公刺刺牘上外護其身內顧其子謂公丈夫也乃爲兒女子態不知世無子期伯樂公之意遠矣老驥志在千里使御者不用以康莊致遠而使躑躅于荆榛丘垤之間毋寧其伏櫪嗟乎此公之所以決于去

也雖狀公行矣奇偉鬱勃之氣猶在眉宇而豈山中之人也哉倘有起而召公者乎烈士壯心未必不在馬革間揮手謝彭澤未便許同趣也于其行敬從寅翁袁公同寅于公後酌酒擊唾壺以送之而袁公復命之曰子遂書此以佐酒

壽丘龍翁年伯敘其始矣

今上御宇丁在巳龍翁丘老年伯壽躋六袞有八季夏辛亥其初度也信之將馳綵稱觴同門

諸兄弟謀爲壽使余修酌者之辭今祝者多支稱豪華榮顯以相艷或遠托神仙家言吐故納新餌大還而規久視此其說奚取焉佞而誕乎寧質而簡吾獨有概于伯氏父子兄弟之際也夫生之辰身之初也反本維初念生我之劬勞及其所生與吾所生者齊軌象賢之不易孝弟慈缺一焉于茲辰宜有疚心乃伯氏之奉尊人贈中憲公也無纖憾也中憲公倦家政業漸零

伯氏季也年少慨肩之曰兄爲親讀吾代兄養積居逐時權子母利供甘毳滌澣色授意迎具得中憲公歡故仲兄少司徒公貴所至飲一杯水不煩半粒爲奉養需也人情倚父兄權分餘潤肥私橐者十九伯氏澹情砥行獨以所銖積佐貧士舉火有紛爭一言解太司徒公心推重多資商推率相成著清白聲而友于之愛倍篤伯氏斯可謂能子能弟矣身雖隱儒賈間乎竟

以子顯蓋諸兄弟嘆信之才超邁淵博而信之
曰此家大人之教與信之交抗爽坦素令人鄙
吝俱消則共嗟重其品而信之曰此家大人之
範賢哉伯氏義方遠矣吾聞子維九慈維一更
有出于舜閔之父之所難乃舉觴遙祝曰伯氏
其加觴乎居父子兄弟之際俯仰無忤夢寐俱
甘方風和景明杖屨輕適親舊道故歡笑子孫
以次進酒歌南山伯氏之樂未央且今使臣受

命而鞅掌簡書成命則從容家食與古所稱不
遑將父者異信之行驅四牡攬六轡得以其暇
修溫靖效葵綵歡是事君事親之日兩長也

天子旦暮推恩表孝弟篤行之士伯氏德潛而
逾章載膺寵光以究于大年自茲辰端之矣請
以此明諸兄弟稱觴之意

外舅斗垣錢翁暨楊孺人六十雙壽敘
丁巳之元外舅斗垣翁周一甲子慶者在門翁

以讀禮辭樂懸不作爵倚不飲余從家大人後
升堂慰藉弗敢陳辭而退已私念之數窮於十
始於一是六十年者逝波泡影夢覺之餘耳詩
所謂如日方升如川方至皆取義於始而十二
干相配午居中翁之祝且在午生德之所始也
其冬余來官西土明年謀致辭焉會奉直指檄
行部旋有論秀之役束管弗竟又明年爲未于
取其義福未央婦以母楊孺人六袞告余欣狀

而笑曰有是哉翁家世躋雙壽之慶乎聞太封
翁夫婦齊眉合德永日一編驚豔新華泊焉不
有即當年歌頌之章與蠹魚俱化而雍雍肅肅
太和在宇其子孫固應百世不忘也往余祝太
封公神氣容澤淵靜簡貴穆乎先民之遺間承
清讌飛觴鬪子以九十老人狎小羣而不驚意
得靜理多焉孔子言仁壽必本諸靜蠅趨鹿走
囂狀于父子兄弟之際以殘削其育命之根即

竊息久視直梏形耳若夫體居至靜神妙自狀
柔以居身平以履世此何俟爭消息于寒暑引
菑莠以長年而元氣不琢泐固與壽合矣方培
垣公貴乘而附者一呼四靡翁於斯擇便利美
園宅意氣自豪者人情乎乃退守磽田短舍蕭
肱寒士風責子錢者履滿戶次第洗室以酬矢
弗芻睨蓋面可乾唾心可告天克肖太封公夫
婦而全鍾其中和之氣孺人勤敏過太夫人要

其蕩蕩姑奴間以溫惠爲本余每見翁方顏粹
色手持大白竟夜不倦少長列于坐推梨讓棗
翁歡狀以和氣濟之盛德之風可樂詠也退見
孺人椎布浣澣選言後發體念兒女姻戚傾筐
倒篋乃已情摯而德和也且天以福澤施人如
注水狀盈則止欹則覆人自以其量受之嘗居
於平而可繼之地青天白日熙熙其下必崩雲
激雪之奇酣霞渴虹之麗哉翁三十年老諸生

挾有一經孫枝振秀門無叫租之吏室有斗酒
之儲父子兄弟式歌且舞有味乎堂之以安和
名也烹鮮染指甘謝含飴選豔徵奇景輪戲綵
以前之不足者留有餘於後酌之不盈取之如
寄吾知太封公夫婦在天之靈顧瞻俯仰定樂
棲止斯堂以篤申翁及孺人之祐日并川至寧
有艾乎彼田舍翁擾攘刀錐輕薄兒爭雄劍擊
者得失何如也於是乎書之以爲壽余亦題

壽表姊朱室錢孺人五十敘

論女德者弗貴才或曰德以順爲正才以逆爲
用易戒攸遂教婦順也或曰巧乃拙奴靜爲福
祉惟淳龐惇一者其氣厚而脈亦久長是二說
者皆近於道而余以爲夫子治外婦治內酒漿
麻縷之細具可取才而特不以標表於閭外其
夫子而弗自治也綱之紀之婦焉是賴以克保
有厥家旣才克有家而不專不妬以從無違夫

子之訓則又百不一二觀也孺人爲予從姑之
子先曾大父戒菴府君痛伯祖任菴公爲若敖
氏屬薇垣公以贅壻受產司蒸嘗故孺人于予
家不言外先世閭閻所觀倣而稟成者居多光
祿君旣任天之歿如玉在璞孺人性敏慧一切
井井光祿君遊醉鄉而無弛政光祿君席綺麗
而內有素風光祿君好客多狎治而孺人教諸
子以正伯仲恂恂文學爲退讓君子夫以女丈

大才兼其時內家顯赫疑可挾重相驕而孺人
曲迎光祿君意日羅綺筵飾寵姬以酣夢四嫡
五庶慈愛如一有鴈鳩之德焉孺人於是乎有
大過人者諸子鍾母氏之秀日新其志業以發
皇母氏之德曜余故卜孺人之福未艾也抑易
有之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解之者曰夫子
制義故從婦則凶今觀光祿君之家或多燭亂
其聰明以敗乃公事者道莫若從婦乃吉豈聖

人之言亦有不可盡泥者歟孺人方初壽其仲
兄慕薇索祝者之辭遂授諸簡以當彤管

重修白鹿洞書院誌敘

白鹿書院誌李崆峒先生嘗筆削之讀其敘義
例可觀也今所存者僅學博周君偉所續編而
壬辰去今又三十年矣余不敏佐理是邦奉學
使者檄兼理洞事旣已簡一時之秀定課程申
功令謬珍清心二語以通文章山水之觀其干

學道津梁茫乎未也昔胡平一與朱子書云時
文之外別無可相啓發者余于時文猶屬侏儒
之見而况于道乎已時時沈滌垢腸參尋哲訓
繙閱舊誌手自抄錄標紫陽之疏札以原始萃
先正之論說以明教殘碑逸簡頗爲綴緝蕪牘
濫詞僭從刪汰蓋韋絃之佩庶幾不怠而諸生
請曰舊刻蝕矣願梓之得卒業焉余竊惟書院
之重也道也而文章山水乘權而遞旺夫山水

以淵靜開心文章以芳華澤性學道之士不作
殊觀試涵咏斯編反觀自得正襟危膝卓然
示我以高山者乎有流觴浩歌曠然坐我于春
風者乎有真心寂炤悠然對我于屋漏者乎夫
教與時移學隨資化入山思靜友鹿成羣將以
醫俗息爭則斯編也豈非學道之津梁哉雖狀
音成空谷不免徑借終南必有執崆峒先生之
言爲余罪者

徐大司馬集敘

學士家多博而寡要勞而罔功其執掌功名者
率不能澤于道德果兩者相觭耶抑學力之淺
也替王新建定亂持危功在社稷當其初羽檄
交馳揮塵論道論者謂其學問本原得力乃能
鎮撼解紛出奇制變稱一代偉人今大司馬徐
公淵源理學叩微詣極以修身握竅以知止提
宗穆朕有道君子也一撫延綏戰勝多而延綏

重再鎮宜大威令肅而宜大重卜虜封貢之役
他人枕戈而不得公以坐嘯得之繕性建功一
何若斯之合哉諸經畫操縱之方具在始末疏
中而幾事之密飭備之先蓋三致意焉寓燕錄
不云乎步步反本着着知先夫古人之學至于
治國平天下不外一知止後世識闇于幾先張
皇于小往往往本末逆置先後倒行綏則姑嘗
之急則曲迎之落落無可收之局而一欸一戰

其權總在虜而不在我嘗讀史至宋之元昊未
嘗不廢書三嘆今自王襄毅封唵答亭埃
不驚耕牧自便者三世矣卜虜嗣封值長內
變尋復要挾市賞增額即五路諸部落各願治
兵內援朕一發而不可戰將奈何公熟于邊計
深中重發惟是覈情討軍實撫諸部爲聲援
彼狎其餌而我峻其防彼主於款而我主于戰
視諸邊若可折筮使桀黠之用是奪魄

而欵乃定當是時素囊之桀黠訖之不動卜石
兔乘機覬覦之不動至朝人搖口飛譁旁撓之
而亦不動機權在手罄控惟心靜合先天之秘
動合先着之宜知止中得力若此究其用即靖
海犁庭寧非緒餘哉刻疏草若干寓燕錄榆塞
稿陽和語錄隆砂証學共若干卷蓋兵戈搶攘
泉石逍遙莫非止修之地莫非証止之時學者
究其言得其心始知理學事功初無二諦而我
明偉人至公直割新建之席也不佞叨承教緒
復忝蒞公鄉得諸編卒業而不能已于言敬拜
手爲之敘

學政合篇敘

先儒言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今
之士何所謂學憑三寸之管竊數幅之膏秀才
面孔纔脫於胎而峩峩進賢民社在手未知學
邊問政乎憎喜所觸情爲政左右所移耳爲政

豪有力所噓勢爲政甚者貪淫所中金爲政也
責三嫁之婦以閨訓問登場之盜以士心嗟乎
已晚則吾願以其政學而可語曰學書紙費學
醫人費夫使人費而知學惕惕焉思其衆味之
甘苦辛酸溫平補尅以迎人肺肝胃腎寒熱遞
攻之變則指下脈靈心關劑合庸醫可以証聖
不致終于鹵莽而殺人此亦以政學之說也學
政政學吾烏知其分與合乎哉廣昌黃君深于

學者也其曰精思是格姑息非仁余即未知學
而居是官以是學筆生筆死極于三思夫思到
而識虛識虛而力定力定而姑息之根乃斬斯
亦學力淺深之候矣讀黃君言以自省焉并告
今之從政者
禮記集解後敘
李子曰禮難言矣兩戴後馬鄭王孔賈諸儒人
自爲解亦旣剖玄析微而畫一不具我

落落齋遺集卷十
四
較士獨禮經宗古註疏永樂中始取陳氏集說
布之學官便章句耳以醇粹之論發經義之精
集說所長以正大之情破經言之滯集說所短
于是言禮者率本集說或別出一家言醇疵居
半義意在顯晦間則禮難言哉乃若錯綜參伍
備古註之大全博攷簡收訂今言之悠謬未有
如乘虬顧先生之斯編者也蓋先生二十年苦
心凡三易稿始克纂定往予受教先生先生言

學禮者習其數通其意而已今若參稽不核師
心悖古傳會太煩泥註晦經不可以明禮故先
生于斯編融會經文詳攷典禮求合乎作者之
意而竟其指歸務撮夫諸說之精而刪其蕪穢
無拘集說見無反集說見支離一洗開卷朗如
得斯編也禮其有畫一解乎雖狀集說之傳不
在集說也入元不仕陳氏已足不朽先生之傳
要亦不在集解也其爲人也孝弟先生亦自足

不朽往予爲敘說攷註未暢所欲言今每讀集
解後覺仁人之論藹然并爲識其經外傳心之
旨

忠義經序

神之忠義懸日月威靈攝人天蓋不待經而尊
亦不待家諭戶誦而教始行也洗心明眼神若
臨之夢魂暗壁神若提之故佛子巫師木魚鈴
磬幾遍天下而誦神之經者蓋寡非經之不傳

而神之教無所事經也神之言曰日在天之上
心在人之內昭昭乎天之雷霆而聖人之木鐸
不謂之十字經乎神故有籤詞而類以江東籤
蒙之應若桴鼓益信夫神之靈無所不可雖狀
博施此經家諭戶誦其于感發忠義銷落陰邪
功必有倍于災祥禍福之祈求者雖以羽翼六
經可也某之先尊人某虔于事神嘗刻神籤詩
茲復謀刻經以行世而所得贖本諛神媚功此

小夫佛巫之語正直如神宜所弗聽是經之傳
其來既遠詞嚴義正可以廉頑立懦故予樂爲
之言俾刻而廣之

蓮社高賢傳小引

遠公蓮社意不在蓮靈運鑿池種之以求入社
此念已落色香劫中矣試問白蓮花片片欲墮
時靈運淨業安在遠公麾之自是明眼雖狀人
相我相是非相內外相種種分別無有是處淵

明攢眉廻去乃第一正法眼加遠公一等也袁
公九際寤想宗風披尋逸韵校鐫是編開百十
六人生面爲學道入津梁正使鳴泉白石月曉
風清讀其傳想其人蓮花片片在我指端馥馥
幽香在我鼻觀又何必棲空林之榻躡壁中之
影哉解者正作攢眉趣可也

郭學博孝友賢聲敘
詩三百篇棗莪寄志嘗棣與歌洋洋乎備矣乃

者舞衣寢薄箕豆漸深天性之傷古今同慨廬
陵郭君產孝友之鄉而沐浴乎其教恂恂篤行
緝紳先生咸稱之懿德所好發爲詩歌殆非欺
我君今佐鐸匡南明倫爲職夫言教之不如身
教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諸子衿鐫其詩以興
以觀試揖讓于明倫之堂問誰爲吾師乎而漠
然者羞爲君之弟子矣雖三百之多奚以爲因
其乞言書此示之

甘棠集小引

都昌號難治同寅王公視篆數月民設象祠之
比于甘棠或者驚公速化而予曰不狀苦則吐
甘則茹焉人情乎往治都者用其沃以取羨用
其器以取賤用其梗以張武健吏實務爲怨藪
于民何尤公乃臥而治之獄市不擾剗肉之痛
無聞夫憔悴之後易德耳攫之以爲例則蠲之
者立見恩殘之以如屠則字之者倍可喜且不

殺之心可孚禽獸不欲不取
盜賊化焉而况于沐浴聲教之民乎公之速化者德也時也公雄才傑氣深智識微生平卓犖政績此區區者亦奚足云嗟乎公今隱矣予所以沉吟反覆于是篇者蓋將爲後之治都昌者告而借公爲導師也

顧文叔詠物詩叙

作詩者寫景易而詠物難景多千變之容嘗在

意言夢想之別物有一成之質須在色聲香味之中故寫景者每病於刻虛詠物者每窮于蹊實嚴滄浪于詩有別才別趣而非讀書明理則無以極其至斯篤論也古詩詠物三百爲最東坡云詩有體物之工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殆不可以當此少陵諸詩善於借景寫物因物寓景如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可謂妙極其趣至靜字微理尤寫出野鷗忘機之妙彼以認

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賦紅梅者與三家村語
何異乃知賦物如寫炤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不
在使事配形也文叔先生高才積學敦尚風雅
其詩諸體俱備而尤于咏物爲工落花之什三
十衆彙之什六十善體物而不爲物所窮善使
事而不爲事所使落英繽紛麗情含映即不敢
云上軼少陵其于方駕宋元有餘矣先生伯子
虞工聲噪菽苑予季弟師之予故得交虞工而
因得發先生帳中之秘齋頭傾釀把盞夜哦以
先生百篇供予斗酒醉幾不能成步予未知詩
而篤嗜如此者庶幾見先生之詩可以興可以
羣可以多識如此也

爾承兄落花詩引

雨如名花千古情淚詩人情癡往往寄想朕未
有如近代之效顰續貂誇多不已者予每愛唐
人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之句妙

于翻案見奇詠白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
風清欲墮時則傳神于語言之外胎骨俱仙矣
由此二詩尋味風旨亦何須拈香拾翠綴古事
以媚花妖泣斷紅而羞殘粉乎予兄爾承詩旨
清和往從白下名人唱酬篇什甚富茲刻特其
一班要不屑襲人唾餘而絲絲自吐楮墨間具
有色氣落花有靈應從夢中獻笑矣

家譜跋

家侍御本先大父母之教慷慨急難惻隱好施
三黨中有一人未暨者輒嗾嗾于懷必覲一端
割膚予之使心醉而後已吾宗人多貧歲時繼
粟咸有嘗額娶者嫁者居者葬者育其孤者廩
其生而贍其身後之妾者至有悖德不較哀其
貧而復收之者稅畝所入半歸子錢家都從生
計節縮中黽勉周急尤每嗾嗾于懷曰吾心有
餘而力不足終當割產儲糈計口而日給之亦

毋負標其虛名反以德賈怨蓋吾父之收族之
誼見諸行事譜固在方寸間久矣適伯父近復
公續舊譜而新之起百年之墜緒厥功偉焉狀
彷彿先進遺格提綱類書其于圖式文志闕如
也家故藏有文徵錄前人典刑如龜如鑑亦多
所散軼吾父慨狀以爲已任曰俗惟尚古譜不
嫌今刊圖以便觀錄文以垂教使祖宗之澤一
新後人之興有托其在茲乎凡若干卷歷三年
乃成斯吾父承先啓後博覽蓄德之大端也躬
行而後文之有先于譜者在故小子附著之末
簡

恭跋先大母行略

傷哉吾父之思先大母也往遭多難先大父危
頓于外大母拮据于內垂三十年難平而大母
已矣蓋吾父持家政得歡侍大父者尚十五年
惟大母僅中壽吾父弱冠稱哀子無一日菽水

歡此吾父悲痛之情所以倍深也居恆未嘗不言言未嘗不泣而吾父子兄弟相對沾襟不樂而罷嗟嗟傷哉不肖即未嘗逮事大母顧朝夕領嚴訓覺遺容宛狀懿徽如在一切艱辛勞瘁之狀不啻目擊而心傷焉念風木之恨無窮金石之傳不朽死者以文重文尤以人重先大父誌墓之石庶幾文存其實而先大母舊誌所謂借銜顯者不特其人非其文亦僞也故吾父每爲永恨伏惟當世立言君子名懸霄漢筆凜春秋敢乞一字之褒以增九鼎之重生死載德其何敢忘愚父子曷勝激切懇禱之至

寶持閣問業敘

丁巳深秋將之官匡廬下謁巒穉師而行會師門問業刻成是當有言蓋某之問業於師者五易歲半在荒圃半在毘陵師之在毘陵也弟子日益進乃施絳於鐘寺之梧閣戶外屢滿師命

某與對壘而甲乙之片言之雅必標隻字之俗
必斥一時從游者始知文章先雅俗之辨而集
中諸子尤師所奇而某所畏者也師居恒筆不
欲落一俗字口不欲道一俗語耳不欲納一俗
談某步趣唯謹至今亦乞得一山郡以求免為
俗吏即年來奔走長安道中面孔塵沒而一披
此集覺鐘聲度月梧葉嘯風景色依狀雅人深
致正復不減坡公云大雅之不作久矣好之而

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如吾師
之與某及諸子者其真可以相視而笑也夫

程墨觀序

文章山水之觀一也柳子厚紀遊約之曰曠如
與如夫與與曠于文章為孤詣逸才者以颺其
廓落空清之致而沉悟者以寫其幽鬱凌峭之
思是故風雨集而蛟龍游肺肝鏤而鬼神出也
既其所至殆風雅之變乎風雅正變不同要以

本之性情不可得而貌也作者曠以開境奧以
藏精和之以神悠之以韵先輩風雅庶其在茲
風之晚也粗服亂頭曠而野牛鬼蛇神奧而陰
下者剽膚拾唾土鼓象人即詭而遇乎又何觀
焉余四年郡齋有閣一楹遙對五老雲霞明滅
雪月吐映風風雨雨搖盪澆暮憑欄飛眺若拱
若揖揮手招之翩狀來翔鬚眉可親心肺入鑒
所謂曠與奧者若在衽席之下子厚云意有所

極夢亦同趣正難舉以告人昨歲還自粵關歲
將暮矣風雨淒狀兀坐閣中稍竊簿書之暇縱
觀十五闌之風心口津津手眼互送時有蒼狀
暮色自遠而至凝于楮墨縹緲之間旣未得綴
律歌詩以答五老則就諸墨取其壯麗奇偉者
當青天削出金芙蓉之章取其蕭靜森孤者當
霜雪顏嘗靜雲烟欲變魂之章取其空遠疏宕
者當手懸石鏡炤天門之章取其妍媚娟仙者

當影落明湖青黛光之章若乃紅艷綠肥縈青
繚白賈客撮綺以搖麗富兒渥潘以濃羹繼奏
一篇而五老已霧隱風怒忽焉遠矣吾不敢觀

知爾篇敘

撒棘後得諸君案間之牘隨手糾擇輒爲簿書
奪去旣以春仲彙而梓之人不數義率略美而
指瑕諸士得毋以不知已相詬乎夫文章之道
寸心千古作者自知予何知焉雖狀彼以手傳

之吾以眼迎之濃淡異態憎喜異情兩憑尺幅
以盡其變而鬚眉意色恍狀如或見之者何也
迫而相遭者意微而相感者神塵塵相授而不
失其本即凡情世諦尤將遇之驪黃之外况其
秀逸絕羣者乎吾自西來匡雲封署文心久已
冷寂兩眼蒙蒙焉車塵簿牒豈復能相士而緇
衣之好則豈有異也每清夢之餘平旦之氣披
髮擁卷晤對諸君子尺幅間心揣其丰姿骨韻

無弗映合者張君更從敗墨中忽焉相感開卷
如故噫獨文章之知乎哉是編得失互存寧落
落毋碌碌抉微剔瑕于他山之攻或有取焉張
泰生年兄聯席易評于諸君有同好者也試以
斯言質之

白鹿校藝敘

春之仲不佞從太府廣陵袁公後修祀事于鹿
洞入廟肅狀諸士咸集公爲指引機脈言法而

旨已散步亭臯山環木蔭碧澗橫出其前深洄
濺激中石面字痕隱隱可數悉紫陽手劃也不
佞顧諸士言曰斯地也夫非紫陽遺澤歟當年
盤桓石足指點眼前百世之下恍狀見之區區
設像陳尸身有生氣哉且文章心生耳何平何
奇何新何故文士縱不能噓此枯毫逼傳聖諦
要以寸心所際靈光映發必有一種好光景思
沉息轉脉動機行直可噓氣成雲點晴飛去故

思無所不入則生氣流楮墨間生氣動而聖諦
不遠坡公所云得其意思所在而已若夫才情
各出纖華素質古色幽芳水到渠成初無定局
諸士方棲息斯洞剝落凡趣掃淨塵容飛觀乎
鹿眠之亭放歌于廻瀾之石文韵文心自覺生
生不已苟其無所得于此也未抽心緒之靈先
摹紙幅之影芴拾已殘之膏唾塗成自己之面
目則象人無情土鼓不韵而供給應付之語腐
息奄奄見者反走矣蓋不佞爲諸士告者如此
是編也碣石舒先生宏而綱之公實精而衡之
公先闢榛蕪迎舒先生居兩月洞士彬彬先生
以憂公親督課月六試之手持繩墨申之令
曰文必闡義義必會真間運斤一斲叩微探玄
得未曾有爲諸士鵠公造士苦心乃甚于士之
自造願力宏深多士蒸變紫陽生氣在公襟寸
矣不佞向受命校閱甘苦舌端津津欲吐狀所

言平平止此耳無出公範圍者公不云乎觸手
新膚轉瞬枯籜諸士于此轉一解生生者弗獨
文境矣

白鹿文茸序

予於此道宿有苦心嘗味方旨遭遇知己草草
棄太意每念之津津於舌也星渚斗大郡湖山
酒莽魚鳥簿書吏得以其暇食宿香鑪五老之
間衙齋清嘯山雲飛席湖風入衣厨不供鮮濃

門不窺臭腐手眼心肺宛狀如昨蓋十年來文
味道味吏味積此矣廣陵袁公心期素合文鑿
淵深造士熟腸謬推予主鹿洞大巫拱手小巫
登壇遠近諸弟子英英斐斐如白鹿之在羣予
乃食以芹蒿不使舌腥時其啣啣不使驚吼天
鹿人知其野也長林豐艸彼適其適而以人面
機心駭之詎知鹿不謂人野乎諸子之文近于
鹿予入焉不驚至于今其清可啜其韵可歌其

采可擷袁公曰有是哉李子之範乎嘻其肖予
謝唯唯否否文心名遇士所自有予何足肖向
固與諸士約各以清心聽水觀山毋以穢腸竊
羹拾唾此亦學道之根而立名之坻也公曰善
遂取其文燒燭刪剔取裁于公得百餘篇公題
曰文茸以行

廣東禮記房同門墨卷序

吾之與七子遇也其所可告語者既人綴數言

言人人殊也比而同之何居曰濃淡不一致一
澤于理奇正不一情一執于恣淺深甘苦不一
境一本于天機之清妙若是者將無同雖狀其
可得而言者非其至者也吾竭十五日夜之心
以遇七子于語言文字之外燈清月白饑渴夢
想無往非是而此一段光景正在吾喉舌吐茹
之間微乎微乎譬諸相人者觀其人之嗔喜錯
出動止遞變至于機忘息轉不自知神之所際

庶幾一與其人天之天遇而後有以握其契也故曰文神物也七子英年秀質朱子髮甫燥各淵著有深鑒晤對數四道義之雅津津動人夫交取淡品取素文取真惟清心也可以無所不入而神不亂七子三日夜之心則吾十五日夜之心也清之至也故同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七子無忘其所爲同者哉

余未之稿敘

文有情也才也境也三者相生相引而莫知其端夫含毫濡墨紙上之靈光豎義選言局中之勝子要以才有入鬼境有平奇而情不至總不可語于文是故情生才者也而境者才之所造余子未之之文深于情其握題也一若以天桃之淑女興懷一若以蒹葭之伊人注想一若孤感于離騷之幽怨一若神往于梧鳳之賡歌而歌舞焉而游行焉而刻斲焉塵脂弗以柔其骨

凡響弗以腐其韻讀者舌與之化氣與之親而不知其一往深情藏于色香聲味之外至于斯也余謬主白鹿之會每與未之倚長松招五老步月泉間流盃石畔于時有意授指畫筆點口披者其于才與境織正生熟之關不無他山之助雖狀情之所至非天非人余且欲退就北面矣猶憶戊午觀風試直指沁水張公每對予擊節未之推爲西江冠未之知己之感倘亦于公之孤忠勁節有勃狀而興者乎夫情之正者歸于忠孝文奚足云未之勉之矣

瞿元亮稿序

論文者至深淺中程濃淡合度而止或曰毋淺而濃捷得焉已矣矯之者曰寧淡若遠山毋濃如剪絲寧深而吸髓毋淺而隔膚此其說名宿之所藏凡眼之所昧于是聰秀之士率借淺淡之致撮深濃之色售不售者半其于捷得之徑

弗勝也往予從吳巒穉先生遊晉陵于晉陵諸社中讀元亮文淺深濃淡各極其致神機法脉無弗合者私爲品之遠山映日紺綠初浮其容也吸髓抽精深入顯出其思也法宜逢年乙丙之歲予幸兩附籍焉長安中塵飛車擾之暇杯酒過從撤骹盟心驩特甚會元亮刻稿成謬以屬予敘夫得心應手之妙作者自知之而或不能自道其所以狀矧向凡眼索解乎無已則書向所私擬之言歸之世有法眼當相賞于淺深濃淡之外予一家之言固未可據也

梁兆瑚稿序

蘇長公有言才滿于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蓋余嘗試之于文章或意至矣而筆不至或筆至矣而意反若未至格格不行規規若失此無他氣不足故也泉源湧沸萬物怒生虎嘯而風龍行而雲文章以氣爲主頃

落落齋遺集卷十
余來都下友人繆太楨久先至止旅邸不遐往
相勞苦則風騷病頓之中輒擊節兆瑚之高誼
藥餌問遺趾錯于門傾蓋之交情深如是夫非
氣有相感者乎太楨曰此骯髒人卓犖志功名
因出其釋褐后甯武子一義鳴心寄志之語有
云我而任其易誰當任其難余讀而壯之已得
望見眉宇英英湛湛其制義之全雖未卒業而
想見其排空湧雪之奇擊劍叩壺之致則一勺

水具大海味矣豈有至有不至者哉古人興歌
伐木比心蘭臭深情一往無非文章兆瑚方且
營精以搜剡海忠介集尚友往哲高視天下其
卓狀之氣何如也太楨固要予一言遂識之如

此
落落齋遺集卷十
靜遠山房稿敘

才須學也學須靜也余門人嶺南朱子潔家園
結屋數椽肄業余顏以靜遠山房寄請曰蓮王

父中 故有城東書舍閩少澗游公書題明志
夫澹泊寧靜南陽格言也小子不敏用以佩訓
承先其敢失墜函有近菽取讀之見其一畧灑
氣可以鞭叱風霆籠罩宇宙以是信子潔之果
能靜也信靜非岑寂謂也夫愛其心以謝其轆
轤者然後可以其心納須彌老氏不云乎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狀則驚于衆疑泊玄棲于玄可
孕衆靜爲玄因遠爲衆府宜乎子潔之服膺余

言也勉矣哉李謫仙詩云始聞鍊氣餐金液又
道朝天赴玉京余以此廣靜遠之旨又云靈心
圓映三江月彩筆疊成五色文余以此品靜遠
山房之菽一靜也出處政學胥賴之豈直爲才
士肄業銘座右也

萬貯山房近菽序

文章之大母曰怒曰喜二者而已才人欽頤巨
魄意高調苦乘文之險潰文之毒而鼓天下之

動其氣未有不怒者以此爆聾發聵攘大科而稱絕席之雄不少狀使三年未鳴六翮小挫趾滅而月寒神枯而香杳形似有餘而風雅不足且幡狀自念其前覆矣而懲轅藥之禍者急以喜救之切脉則筆有深姿選詞則思有定檢曲終奏雅言外署情不叛不孤必隱必秀譬之色喜者其意平其聲靜而其溢而爲言也自無洊雷之烈薑桂之辛李贄皇所謂文之爲物靈氣

恍惚而來蓋得之于喜者居多而要其時已無復有寫炤窮豆儀毫失墻之事飲羽者往往望乏于此而百不失一也故士以才爲命以怒爲才而以喜爲用怒用才之本今之善用怒者或寡矣楚惟世兄久侍吾師幕府策馬榆關望小狡之餘氛觀大人之麾葆酸風赤汗往來孤寄宜其氣多怒及讀近義廉鍔必裁毫墻必謹趣必炙舌理必絕思確乎不爲鶴灘鍾斗以下諸

匠手法律而其韵流鋒發又不肯以五都之市
讓今之爲食鮮吐秀者殆所謂以喜用怒者非
耶年來遼事或以怒憤或以喜潰吾師以方召
行邊三年于茲鶚懼棄林兔忙迷穴聞謀廟
算搏一掌于九拂之外王庭之空可旦夕計而
沉雄淵渺神明之用莫窺其際蓋孔明之忠誠
釋圭之膽似師所得力此居大端楚惟朝夕神
授而發之爲文章故膽張而熙悅至此也雖狀
運陰符之藏握堅忍之力于以爆聾發贖駕風
霆而上之荀龍固濟濟哉吾必以楚惟爲賈虎
之最怒者

金任夫飛草敘

往予爲文好作白想蓋繇才具不饒所翻閱時
刻忽忽善忘正如貧兒挑菜煮水作苦自甘大
家鼎鬪鮮濃都無緣入供每削一牘觀者訝其
淡寂而予心血特費思運則選其言機行則務

其法長午繼燭率不了一二義霍林先生有言
凡情之往竭于思聖意之來迎于息庶幾服膺
此語近爲匡士廣之曰思者文之種也種活則
生氣流楮墨間生氣流而聖諦不遠坡公所云
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今才士跳浪鬪擊呼盧狂
舞其受病乃與俗士等夫生氣云者活此真種
可以謝喧入寂其息深深可以天動神行其樂
洩洩譬如山根靈而雲飛木液深而花秀詎與
累石爲峰綴葉以綵同凡眸之塵艷哉善乎吾
友阮集之之序金任夫稿也題之曰飛旨以靈
活三復斯言實爲印可任夫思不讓予而才乃
大過予即白戰不持寸鐵而刀斧劍戟在其掌
上即素供不着纖膩而色香鹽味在我舌端非
任夫不證此訣非集之不識此寶予時誦之以
對匡君不知何物可舉似直以風雨雲月早暮
陰晴之變愧不能一語以對匡君者持此爲眺

咏之勝自今五老峰頭又何煩索謝眺詩也

伯兄近稿序

予兄弟十餘年共事此道不相師也而好相繩
兄文以深微爲宗絲絲相續筆曲徑幽予心賞
之顧每援筆判之曰是半含半吐者不可一言
了之乎兄曰是也狀吾自了吾心則就予疏音
朗節中取一二輕微點染之語指爲文境予輒
亦自喜而心弗盡謂狀已從吳巒釋先生遊導

以脉引以機繩以法予兄弟始知所歸宿枯思
禿穎庶幾一字一句之合也猶憶假館鐘寺麥
飯乾魚爨烟逼几兩人呶唔其中僧靜鍾沉簫
瑟桐吹夢覺互答握管凝思予袖手結腸幾欲
淚落而兄至艱想時往往怒裂數紙嗟乎予兄
弟之於此道苦矣今予僕僕山城悵狀懷想不
知獨吟之緒是苦是甘近者函來數義讀之欣
然而笑有是哉一言而了數言而亦了義與題

相迎心與手相肖機行脉會而法乃止焉竟弗
知所欲繩者有何字何句也塵劫慵心無復能
尋味妙旨商量別緒聊爾書此助金蕉坡下一
帆風耳
蘇州竹居記言自序
經義寂寥久矣支說所沿作者廻旋依附而不
能自開其心故旨則樹之籬語亦剽其宿違問
本義哉予幼時執經于顧乘虬先生先生謝太
註脚依空傳解每課一題率告以直伸所懷予
亦微有領入愧凡資短晷斷墨無多未了學人
之事詎謂草草以一經先人也賈人索牘不復
自辨好醜浪擲以去適于刑書之暇檢次前刻
結習相煎舉筆有喜稍稍簡剔敗思剝落陳暈
刪竄者半之雖骨體如昨而衫履故別矣觀者
舍其文姑取其心焉已未夏書于匡城之友五

軒

蘇文

雜文

記夢

已未之冬望前一夕以課士宿鹿洞步于林臯
雲月濛濛不盡幽賞之懷檢次游名山記竒巒
異壑此心飄然萬山之上矣抱寒衾理孤寢乃
夢登天池篆烟幽閣了非入境汗漫游屐忽陟
一巔問其名曰石雲也一峰挿水石齒攢啣森
如竒鬼搏人倚峰而坐僧龕甚幽水光入簾搖
搖心目捲簾窺之水石相涵神光四映峰上下
都作寶色驚喜讚嘆語家伯子曰是琥珀峰也
却亦不知伯子何自入山遂共尋勝跡相與問
途若有若無非近非遠忽又入一精舍激水飛
泉如珠如雪風鼓室搖寒不可立其後有峰崔
嵬嶺岼亘天際逶迤而下乃爲石掌掌作蓮花
片片參錯湧出室四面皆狀環掌有泉淵泓亭
乳蜿蜒如壁淨徹可鑒泉外圍峰曲折高下如

落石齋遺集卷十
星之編竹如筆架之齊尖如翠屏之映彩山僧
爲予言此石門也其西北隅一石壁有方竇聳
身入焉乞得大士淨水一甌入手覆地掬取餘
滴入口都不辨何香味顧視石巔下臨無際有
雕欄環接梯之以行柔脆欲斷予心怖甚伯子
驚墮矣若大士挈之得免攀延數百丈而下則
懸崖絕磴烟雲飛泉都失所在見家大人端坐
一室驚告其故曰女夢耶予恍惚未答濡毫染

翰若將吟詩忽焉驚寤枕畔松風依稀夢境也

奏考辭賀文

某生平最不喜人頌說其錫之自上也將以攷
功罪我避名也乎哉其懷之自下也將以信是
非毋速謗焉可矣若察長以規吾過賢士大夫
牖吾愚而共事之諸邑君與庠之師弟子以佐
吾不逮尤毋取於頌說爲也憶初第時書生怯
瞻世故驚心慚讀律之訛音危操刀之傷指意

乞一毡徐商仕學家大人呵之曰而祖父世茲
青衫窮而白首孺子乃倖坐獲焉學居人後名
在人先天子與爾進賢冠豈使汝優游齋宿
安致厚實乎一命之士可以澤人今往司理毋
弱毋殘羣物惟和守已惟寒三年者天子又
將以恩綸報而父若母何負於汝而居逸避勞
利已而後親其拜受教兢兢以來而今幸托同
堂之左提右挈邦士大夫及共事諸君子之以
勗以警得有以成家大人之命也報國多慙
對民多忤蕭狀藿食酬德無資而又敢辱頌說
以益其媿乎華言綺辯蒙面非情錦質綉章素
囊不韵知我愛我在末路之交維却之却之敢
前言之是矢

護生園疏

佛家以貪嗔癡爲三病如我所說亦是三大因
緣何以故諸佛菩薩見身說法貪可化慳嗔可

立懦癡可以掃落一切聰明意見而世間諸比
丘乃至墮入三病以鉢施爲壟斷以祇園爲糞
囊爭攘占割如田舍翁之謀子孫者悲夫顧山
觀音寺其來舊矣上方之後山周遭若干步樵
牧不禁松杉遂凋荒草迷離風日直下余過而
問之具知山民以爲外府僧徒坐視莫有護者
利不博歟責不專歟力不敵歟往余聞長老言
寺向爲有力者燬而墓今墓在殿後數武有孫

披緇以謝宿業余因嘆佛力之大而豪有力之
營穴覬福者拙也若因其固狀築垣爲界使竹
樹森蔭鳴禽高翔繒繳之施望而却步詎非一
因緣大事乎寺故奉關神爲護法側居東廡廟
貌不虔家侍御方構樓三楹以供神而垣高以
仞長以百丈其費旣奢僧興慈慨狀矢志將畢
力而公之曰護生園余故爲一言以告諸四方
大慈悲者雖狀藩籬一設畛域遂分是教之貪

嗔癡者余罪也夫

而楊舍東城茶亭後閣記

經言施者一燈一縷皆得作佛何以故如一滴
水具大海味是一念緣了無量法非愛非懼不
忍故捨此不忍心佛說慈悲斷絕一切人相我
相及多寡相即心即佛無法可說一縷所引絲
絲皆續一燈嘗紅光明圓滿如來衆生等如是
觀有何差別我聞楊舍有一居士名曰某某創

此善緣構亭浚井普濟渴者願廣力微諸大檀
越歡喜布捨爰建斯閣田若干畝有僧是主凡
此閣中瓦石木屑杯水微塵聚衆慈心普大法
雨仲餘張子具爲予言向此居士隣屠肆間寃
號交作合掌拜語滅度是人是人悲悔念轉刀
落而此居士勤閔事母母食斯食母喜亦喜依
依母宛宛孺子以供母餘廣作佛事予時聞
之贊嘆希有人之無良忍於其親何有他人滅

離父母非佛宗旨惟此居士含赤子心發慈閔
性俾鼓刀手立地成佛俾行道人望樓止渴嗟
夫斯地斯民或愚或黠窮一忍心鼓刀以屠戕
禽獸生乃至結習鼓筆如刀吸生民血析骨易
子供彼吞殘是可忍也其孰能說嘻願力無盡
冷煖自知泐因隨喜業根斯斷請登斯閣惻狀
興思瞿忖削指則此施者是真導師仲餘愴狀
曰請以吾子之言告也

乞言小引

新歲庚申則家大人五十初壽也壽於五居百
歲之中家大人精完神壯纔如強仕之年朝夕
課子治垣身親拮据如貧家之故小子寒吏矢
西江一杯水則問衣問舖航米航書歲不絕于
往來一惟家大人耕貸所出如兒之在襁褓而
啼饑號寒于膝下之初也又安所取高堂養老
之義以云慶乎顧自念之元日之弗拜於堂者

兩年於此今壽且五之元羈三千里外綵舞之
無從庶幾乞名公大人一言爲寵而亦弗敢遠
布其私以違家大人母近名母徇私之教則謹
近告之於知己之前家大人之篤于孝也幼鍾
大母陶孺人之愛弱冠而大母殞于辛勤抑鬱
之交且語之且泣暮語之暮泣酒酣淚落恒于
斯屐折痛心恒于斯則構思亭三十年的徊噓
涕其下顧招明擊鮮色養大父者不敢以隱痛
傷大父心也且富而好義世或有之若夫風櫛
雨沐焦心勞思時待子錢家以舉火而勉強支
持慷慨施予問從伯祖之貧而賢者計日廩之
問伯叔兄弟歲時額餽之問親戚之衰落者構
椽以居之不能婚嫁捐金以代了之至先世強
隣今爲覆卵里黨甘心焉乃獨棄怨周急肉其
瘠而生全之其他閭里友朋觴酒豆肉之爭兄
弟骨肉之際一言解紛數金捐助者不勝書也

獨生平意氣抗直不能低語媚人狀屈意於貧
賤唾面可乾激厲於富貴惡聲必反以故弱者
親而强者畏貴黨每爲斂手而单丁不苦勢摧
東南糧役中人傾家富室詭逃貴則例免小子
幸博一第家大人弗忍累里人也出而請役如
故蓋篤於風義又如此課某兄弟嚴且勤百里
延師率質衣以供脩脯朝盼夜語流涕責督及
小子來官茲土諄諄以手不持錢爲訓且曰家

中舊逋薄田可償省他家青衣坐食之費以支
門戶官下之需汝勿念也家大人之超越恒情
又何如哉家居蕭靜隨緣自娛大率園遊酒亭
列楹繕室斯三十年以之而今亦不過爾爾從
前概可睹焉小子未敢煩言縷指姑陳其槩備
采擇焉

天啓四年水災請收折揭
揭爲水災甚重民力不支伏乞當事通融酌處

落落齋遺集卷十
以完公課以救子黎事三吳財賦甲於東南累
年加派民不堪命近復不幸罹此洪水情迫勢
危種種見於縉紳父老之疏揭頃巡撫周公祖
再疏奏聞業徼 聖恩行勘矣某等何庸更贅
惟是救荒之策不出蠲賑兩端區區勸助于民
間終是醫瘡而剜肉當此三空四盡庚癸頻呼
請帑既力竭于額天留稅又勢窮于仰屋即求
如嘉靖七年及萬曆十七年一切蠲免之例恐

難幾幸于衿捉肘見之時求所以救此嗷嗷平
其洶洶下可以寬民而上亦無損國儲者惟有
三十六年漕糧改折停徵五分之例爲兩便之
術耳竊聞當事者憂國後民尚憂憂乎難之嗟
乎天雨地沉有目共見呼天泣地有耳共聞且
某等同爲臣子身處漏舟顧私鄉井而忘國恤
義豈敢出哉賑不敢望而議蠲蠲不敢言而議
折折之不得不可行者非情也勢也無田米從何

出無米糧從何辦官不能令而嚴刑以督必將
重殘乎民而民病民不能應而逋賦以逃必將
重懲乎官而官亦病其究官與民交病而漕終
必不如額也則何如折之便且不折則必議糴
矣糴有糴之本縣官無點金之術勢必倍徵于
民熒熒子遺能復堪此乎則何如折之便糴必
有糴之人縣官無分身之法將僉報商人則商
人必逃將僉報富戶則富戶已盡倘委任佐貳
而佐貳學爲商賈未必能逐什一以無虧糴本
害仍在民也則何如折之便糴必有糴之地吳
中大饑越亦告饑將取粟于豫章荆楚之遠乎
往返數千里不獨風濤險阻恐踏不測且悞漕
期矣則何如折之便糴必有糴之舟江南輕舫
入江則覆防汛沙船與盜相持而回空之軍船
必不肯迂道江湖以候糴狀則船隻何從打造
篙工舵師何從顧募哉則何如折之便况乎今

年之兌已入初秋明歲回空又將踰夏欲正冬
問開兌之漕規轉眼是五年冬糧之新運是折
亦壓一年不折亦壓一年也則何如折之便凡
此數端皆明白易見非有飾說所謂無米之炊
即巧婦束手者某等用是不憚從士民之後再
伸前請非不知太倉空虛國儲爲重而救焚拯
溺事勢使朕否則繪鄭俠之圖者方痛哭以叩
闕握桑孔之籌者尚按額而責賦數百萬嗷嗷
待哺之衆救死不贍窮極變生必至挺而走險
患且有不止脫巾者也至於蠲賑無論多寡涓
滴亦屬聖恩主張是在政府災傷無論輕重
纖毫難欺官府勘實是在巡方又無俟某等之
喋喋矣統惟當事俯賜裁察亟酌通變之方爲
救災之務還就寬民之術爲裕國之謀災黎幸
甚重地幸甚謹揭

又代在籍鄉紳公揭

揭爲三吳水患異嘗嘗郡困窮已極懇乞特賜
題請大開蠲賑以救遺黎以杜隱亂事竊惟四
郡之在東南澤國也其稔則貢府也其稔則萃
藪也而嘗郡之在四郡中土最瘠薄斥鹵磽确
居半樂歲所入畝不一鍾人鮮益藏瓶壘易罄
其在今日則尤皮毛已盡之秋也其地西界吳
興東偪吳淞一葦可達萑符每多嘯聚昨歲新
孽甫除餘氛易煽又洶洶喜亂之時也不幸商
羊爲祟自四月以至六月大雨傾注窮晝歷夜
不休武無宜環太湖爲壤江靖介在江滸金陵
東注之水俱繇湖以達江海湖溢不能受故平
土化而爲沼室廬傾圮丘隴漂流風帆掛于簷
端炊釜懸于樹杪麥未收而已腐秧欲插而平
沉較之萬曆三十六年水勢更高二尺淫潦復
入三秋嗟此遺黎鼃鼃之與居而魚鱉之與處
蓋亦鄭圖之所不能繪而賈淚之所不忍揮也

即地方公祖父母加意撫綏設法安輯狀鄰邦無可移之粟富人無可指之困饑民嗷嗷人情洶洶弱者轉于溝壑强者去而剽掠若非朝廷大沛恩波議蠲議賑議改折爲窮民緩旦夕之命則嘗不爲東苑之續不已也查嘉靖七年世廟軫念重災一切稅糧盡數蠲免萬曆十七年神廟于蠲免外特遣科臣齎帑銀三十萬賑濟三十六年漕糧等項正米每石改折

五錢緩征其半又另發稅銀五萬兩及留織造等銀備賑成例具在祖德可思今物力凋耗不似皇祖時之殷繁人心思逞不似皇祖時之安靜時當極敝之會而災爲獨甚之災廟堂之上忍坐視百萬生靈之啼饑而不爲之引手推食乎且使其纍纍坐斃猶可言也使其量湯割之水以爲粟捧懷襄之士以爲貨接洶湧澎湃之江湖以爲籍而應公家之賦相率掉

臂以去不可言也故亟下改折之令示緩征之期以安人心而平米價尤萬萬不可緩也况邇來漕運道梗回空濡滯今歲之兌旣緩明歲之運益遲年壓一年催儻無策乘此大荒之年嘿設調停之法議折一歲以正漕期損額外耗贈以寬民省蜚輓之勞苦以恤軍而即合牽輓脚耗之費以折放京軍之月餉一舉而三利備焉何吝而不爲也不狀民已無居無食何處問田問米責有司以徵收催兌將問之馮夷之宮溝壑之骨乎勢有所必不能而害有所不可測當事大老酌量于緩急之間當有不待辭之畢者某等目擊巨浸驚心慘骨在嘗言嘗呼天萬里合詞陳控非無病之吟伏惟憂國者俯賜垂察亟請蠲賑并從改折之議庶幾勉支旦夕少延喘息以爲世世急公趨義之氓雖脂枯髓竭而無怨謹揭

白鹿書院會規

炤得本府造就諸士三年苦心延師布席口語
手披不啻父兄之視子弟也乃洞主一行大羣
遂渙試事再倦故業半捐至今而荒蕪極矣諸
士自謂傲首青衿掛名鹿洞小敵易勇河伯自
驕如斯而已乎否者此誰之功名誰之心手中
道自晝悠悠泛泛以至於此本廳落落分校擾
擾車途意雖熱而眼已塵暑雖間而局有在偶

勤藥石之苦未見瞑眩之功今本府言念初盟
氣衰再鼓旣身作之師更分委之任本廳謹無
可謝聊效他山借弼教以明刑雜簿書於幅括
井云執牛耳也庶幾解尸素乎諸士其聽予言

計開

一穿窬之心士所宜亟去也詩家論三偷之中
偷語最爲鈍賊其次偷意其次偷勢夫文亦
狀一題有一題之文一人有一人之文先輩

名家已是糠粃芻狗矧坊刻惡濫連篇直書
拾殘唾以塗眉認塵羹爲指嚮彼此爭剽而
互奪生機埋殺於紙刀四端俱絕在穿窬下
矣有犯此者墨其面而移之郊

一俠邪之遊此中絕少飲博之習似亦無多惟
是分金塊肉微利所歸輒鼓唇居間往來說
合肺腸一穢荆棘叢生諸士旣有志洞中其
以清心聽水觀山沉思默想泉聲松韵點點

文心白石寒雲頭頭是道毋以米鹽雞彘擾
清夜之魂毋以簧舌筆刀張白日之械其有
一語關白假公說私者斥出會外仍紀三等
簿以劓其敗群

一心靄各具妙在苦思寧使語生毋令氣腐寧
使曳白毋取苟完果能精心獨造一篇亦勝
數篇至於土音訛字務清洗一番每見此中
之文至致而如僅近往往錯寫之乎者也耶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哉動多誤用狀豈抑乃夫蓋率是倒行斯爲
文理不通何暇高談妙旨今後各自留心勿
傳笑柄

一教雖無類博則不專夫郡縣各有官墻何地
不爲造士所以育之鹿洞者正爲拔其英異
加意甄陶原非泛示包羅集汙藪澤且本廳
職在刑名勢難以全副精神盡歸技閱今會
中諸士業有成額此外有願裹糧洞中者兩
槩不收入其遠方好學千里而來者又當別
試皆優亦與收錄若不係久居隨聲附和者

論

一文無高下幾行即佳妙旨難言多作自遇今
一月止初二十六兩會抒寫幾何竊恐嘗業
多荒文心易斷因立小會以二六爲期即以
大會一二名輪爲會長副執筆評次轉送本
廳覆閱若會長副徇情阿諛者罰諸生氣驕

心昧以塗抹后言者斥
一洞中一椽一木俱關先賢遺澤昔郭有道夜
宿逆旅明旦必灑掃而去古人用心如此諸
生習業斯洞務掃泉亭之落葉遠書舍之爨
烟倘有穢汙山靈厭女

落落齋遺集卷十

終

右先人遺集凡十卷不肖遜之謹一一編輯而
泫狀淚下不能禁也先人自丙辰通籍迄丙寅
被難剔歷中外垂十載初任南康司理康素稱
瘠郡先人謂寒泉白石適愜素心一時吏治清
嚴爲西江冠主盟白鹿書院論文造士至今匡
山蠡水間沐浴遺澤者尚人人能口之也癸亥
入西臺時正人嚮用如趙忠毅公高忠憲公楊
忠烈公輩皆傾心相與而魏忠節公於同籍中

尤爲莫逆故甲子遂膺管章奏之差忌者自此
耿耿矣先人故伉直成性遇事不阿屢觸兇鋒
竟罹殺身奇禍嗚呼傷哉維時遜之年甫九齡
猶在襁褓耳所遺詩文雜稿盡爲大父收藏遜
之稍長請諸大父欲詮次以付梓人而大父每
一言及輒哽咽不忍言遜之恐傷大父心亦哽
咽不敢言也迄今閱二十年所始得一簡集之
而遺失者種種此遜之所以泣狀淚下益不能
禁也嗚呼傷哉先人少而勤學手不釋卷猶自
謂恨不十年讀書於學道明理少進一籌迨服
官西臺總以憂國愛君之苦心發爲嫉邪指佞
之正論疏草二卷皆剖肝瀝血直以生死置之
度外者計先後凡十五疏又代堂草者六悉經
先人手定外存笥草四首則遜之從敗帑中簡
錄補入所軼不存者劾逆璫十六大罪疏稿已
具矣爲友人所燬未幾而楊忠烈之疏入故繼

忠烈而擊璫者先人也嗣是削逐投閒待罪檻
車思親念君倦焉不釋往往托吟咏以見志則
有受命歸田二州其餘雜詩又有息影三遊別
匡諸州為公康歸省時作招五草為司李時作
孤興倚雲二篇則丁巳謁選北上丙辰假歸途
中作學餘州則未第時作也亦皆先人手定一
仍其舊西臺書牘三卷於往還酬答中諄諄國
是民情滿懷熱血遍號同人疏草所不能盡也

此盡之業散失幾半謹就存者以先後為序
署書牘存十之一二商榷地方政事者列之前
寄答友朋者列之後家書似無緊要狀先人居
官立身與所以處父子兄弟間者可概見於此
故併存焉若被逮後與獄中遺筆臨難夾狀語
不及私此遜之所不忍讀讀而不忍竟者正可
與天下共見之也雜著一卷半為酬應之文所
存無幾狀片帑隻字皆同拱璧不忍廢也嗚呼

傷哉先人素履可表當世者豈必以文傳而因
文以見人則忠孝之節清白之行寧言之而未
盡毋言之而或夸血雖化為碧燐志克見於青
簡在小子過庭如在固儼狀手澤之猶新而遺
言國門可懸則庶幾後進之是式一展卷而徽
猷可即志意斯存此遜之所為既一編輯而
泫狀淚下不能禁也肯

崇禎甲申春季男遜之百拜識



